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t features towering, craggy mountains with steep cliffs, some with small pavilions or temples perched on them. A river or path winds through the valleys, and there are clusters of trees, including pines.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 with fine lines and a sense of depth and atmosphere.

总顾问 / 张书珩

主 编 / 刘人杰

中国文学史

(七)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文学史

(第七卷)

总顾问：张书珩

主 编：刘人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本书工作人员

总顾问：张书珩

主 编：刘人杰

副主编：高 磊 张延玲 卢 健

编 委：高 磊 张延玲 卢 健 王 芳 杨永斌

黄 炜 姚中福 李泽炬 赵天林 王永丰

陈红英 李建民 张得顺 刘连山 李洪铭

周葆祥 邹 刚

撰 稿：（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编 先秦文学

姚中福 李泽炬 张凌沧 赵霞秋 刘胜国

朱雪明 王兴华 温瑞生 李秀芳 杨卫华

张仰颐 张 平 姜雪峰

第二编 秦汉文学

杨永斌 赵天林 尹志勋 王媛丽 周易生

李贤文 王 菊 赵 艳 马 力 李学明

岳 新 张晓砚 王粤红 张 洁 孟俊秀

孙必达 琼 梅 仇 伟 王志红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黄 炜 陈红英 邹 刚 柳 寒 杨 迪

张 杭 周志杰 曹雨华 韩丽红 陈文平

李红兵 杨平侠 胡长龙 王盛昌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张延玲	赵天林	王永丰	黄璇	李桂新
龚思宇	隋秀洁	石佩霞	李莉	李浩生
姬文波	张燕	于春彦	赵新平	杨彩芳
石海田	龙丹	王秀梅	周幼龙	李斯前
刘文芳	王威伸	宗雅	苗慧华	

第五编 宋辽金文学

高磊	李建民	陈建平	刘文彬	宋子墨
曾学武	杜红连	曹俊	赵明辉	祝文江
江海	张华	陆贵生	侯长景	史明丽
韩浩	金学明	徐士中		

第六编 元代文学

王芳	张得顺	刘连山	唐敏	张可欣
薛小林	车晓丽	尚柏平	欧阳雪	吴国正
<u>纪君祥</u>	龚瑞	胡春宏	李建国	曲艳
刘丽坤	萧建	葛丽		

第七编 明代文学

卢健	刘连山	岳华梅	王德民	李子健
高伟	李春浦	朱秀华	徐传乐	杨竞成
朱俊才	李晶	林淑艳		

第八编 清代文学

李洪铭	周葆祥	李翠英	张卫东	胡春兰
苗新雨	叶林	周军	刘兵	范方安
裴磊	王旭英	温艳春	顾玺琼	

第五章 《聊斋志异》

第一节 《聊斋志异》的作者及其创作过程

《聊斋志异》是成书于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写花妖狐魅、畸人异行著称于世。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独放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学理想，构成《聊斋志异》的独特风格。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瑰宝，而且也是世界文学的明珠。它的作者蒲松龄，尽毕生精力，完成这部巨著，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明崇祯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诞生在淄川县城东约七华里的蒲家庄。蒲松龄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也是兄弟行中最聪慧最出色的，十一岁起便从父读书“经史皆过目能了”。学习八股文之余，“辄喜东涂西抹，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其父蒲槃，“少力学”，“操童子业”，“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及”。按《蒲氏族谱》，蒲松龄的高、曾、祖、父四辈亦颇多儒生，可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了。

然而围绕着蒲松龄的民族问题，却历来争论颇多，在学术界已成为一桩公案。关于蒲松龄的民族属性，竟有四种说法：女真族、蒙古族、回族和汉族。蒲松龄的远祖不是汉族，这在学术界早有议论，议论的根据是蒲松龄自己作的《族谱序》：“按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而八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然历年久远，不可稽矣。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

持“女真族说”的人尚有一条补证：《元史》卷六有“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蒲氏远祖既为般阳总管，当为汉人，而当时所谓汉人，也包括女真族。而且“蒲鲁浑”是金女真人习用的名字，这在《金史》中可以查见。

持“蒙古族说”的似乎证据单薄一些，因“蒲鲁浑”像个蒙族的汉译名，就推断蒲松龄是蒙古族。又有《蒙古族简史》认为：“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把采自民间的鬼怪故事编写成《聊斋志异》，借以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生动有趣。”但这种说法并无具体的考证，似乎不能为人所信。

坚持“汉族说”的则认为，“根据淄川地区民族聚居的特点——这里为汉族世居



蒲松龄

之地”。又：“淄川的蒲氏后裔，无论其散居天涯海角，并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他们数百年来对自己是汉族人，一直笃信不二。”但他们的理由似乎猜测的成分大了些。

最可信的应该是“回族说”。理由如下：一、“蒲”乃阿拉伯语的汉译，意为“尊者”、“父亲”，从宋代以来定居在中国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其中一些便以“蒲”为姓。二、蒲松龄的祖上蒲鲁浑系阿拉伯人名的汉译，《古兰经》第一百一十一章中即有此名。三、福建《蒲氏宗谱》云：“世秉清真教，天下蒲皆一脉。”据此，蒲松龄应是回族人的后裔无疑了。

但不论蒲松龄的民族背景如何，他的生平经历却与此无关，蒲松龄的平生也是充满了苦难的。他的远祖曾为元代总管；明万历以来，蒲氏家族“科甲相继”，虽不显贵，也算是诗书门第。可是到了蒲松龄的父辈，已家势衰微，他的父亲蒲槃不得不弃读经商。蒲松龄自幼读书，少年得意，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颇受当时的山东学政、大文豪施闰章的赏识，说他下笔有神，文有异香。科举以时艺试士，视诗为魔道。蒲松龄少年意气，入泮之次年却与同邑友朋结“郅中诗社”，把盏吟思，寄兴风雅。青年时代的蒲松龄，就有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追求。尽管蒲松龄也曾苦攻经史、八股，但毕竟与科场无缘，直到七十二岁，才得了个岁贡的功名，但自己也觉得“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也羞”了。

蒲松龄一生坎坷，历尽贫穷困顿。成年后不久，因难免有妯娌不和之事，四兄弟分家单过。蒲松龄只得薄田二十亩，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狼嗥鼠鸣，境况萧然。……一夜中触雨潇潇，遇风喁喁，遭雷霆震震谡谡；狼夜入则埽鸡惊鸣，圈豕骇窜。”而且妻子刘氏共生三子一女，生活更加艰难。

蒲松龄三十一岁时，因乡试受挫，应同邑进士、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聘，协办文案，充当幕宾，远离家乡，出游江淮。当时淮扬地区连年水灾，民不聊生。在作幕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官府的黑暗、豪绅的贪残以及人民的苦难。“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块磊愁。”（《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呈孙树百刘孔集》，见《聊斋偶存草》）蒲松龄往往把现实所激起的忧愤，倾注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淮南水乡虽与齐鲁山色异趣，但难以消除蒲松龄的内心惆怅：“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堤上作》）岁月蹉跎，坎坷潦倒，前途茫然，不如归去。康熙十年（1671）秋，蒲松龄毅然摆脱幕宾生涯，回到了家乡。

为幕仅一年，蒲松龄便辞职返家，但生计仍无着落，不得已，蒲松龄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做馆生涯。曾先后为王敷政、唐梦赉、高珩、及毕际有等几家望族教家塾，蒲松龄曾做俚曲《学究自嘲》来描述他当孩子王时的生活：“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

毕际有是明代尚书毕自严之子，清代顺治乙酉（1645）拔贡，曾任扬州府通州（今南通市）知州，于康熙十八年归田。毕家有石隐园、绰然堂、效樊堂诸胜，更有一座藏书甚富的“万卷楼”，为蒲松龄读书和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授徒之余，蒲

松龄继续撰写《聊斋志异》，还曾编过《庄列选略》，“惟与弟子辈闭门叹赏，而又不肯出以示人”（《〈庄列选略〉小引》）。他对文学的追求似乎更加执著和勤奋。毕际有似乎也能够理解蒲松龄的坎坷遭遇和狂放不羁。他们两人诗酒论文，相处甚得。蒲松龄《哭毕刺史》诗有云：“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看来他是把毕际有当作穷途知己的。

蒲松龄一生，是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的一生。他对于前途和功名，曾经历过一番热望和幻灭的过程。“惨淡经营，冀博一第，而终困于场屋”（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构成他一生的主要矛盾。因此，他对封建社会的黑暗有一定的亲身体会。他在《与韩刺史樾依书》中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同时，这种矛盾也造成他巨大的心理压抑和沉痛的精神折磨。在一些诗文中，他每每把自己比作破衲病僧。他三十四岁所作的《趺坐》诗，就自况为“乾坤一破衲，湖海老狂生”。后在《贺新凉》词中，更称自己是“病瘠瞿昙”转世。这虽是愤激之言，实也反映出他一种落魄难堪的心态。

蒲松龄一生著作丰富。除《聊斋志异》外，尚有诗九百余首、文近五百篇、词百余阙，合编为《聊斋文集》。还有戏三出、通俗俚曲十四种，其中六种俚曲，与《聊斋》题材相同，或据小说改编而成。此外，他还编写了《农桑经》《药崇书》《日用俗字》等普及读物，“以备乡邻之急”。这可看出蒲松龄与下层人民的密切联系。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康熙十八年（1679），他四十岁时已初具规模，结集成书，并写了《自志》。以后仍不断修改和增补新作，及其暮年，始最后成书。作者一生遭际坎坷，《志异》中蕴含着大半生的感情寄托和心理历程。书中作品的具体起迄年代，难以确考。从一些标有纪年的篇章看，最早一篇为作于康熙七年（1668）的《地震》。两年后，他应聘为孙蕙幕宾，动身南游，路上写了《途中》七律二首，其一有“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之句，说明他对鬼怪故事有浓厚兴趣，南游途中，仍注意搜集素材，创作下辍。《志异》中《莲香》一篇，就是他至沂州阻雨，休于旅舍，得读《桑生传》，而据其崖略加工而成的。他在宝应县署约一年时间，仍继续广泛搜罗奇闻异事，每有所得，即写入《志异》一书。同时，孤苦漂泊、代人歌哭的幕僚生活，又使他感到悲伤迷惘，产生了更多的愁苦怨愤，心绪不平。是年所作《感愤》诗云：“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其《漫兴》诗，又有句云：“湖海豪气常迁世，黄昏梦醒自知非。年年踪迹如萍梗，回首相看心事违。”《聊斋》中的某些篇章，即是在这种情绪心境中写成的。南游归来，应试落第，怨愤益深，心境更糟；但他续写增作《志异》的创作激情，一直未减。其《寄孙树百》七律三首，一则感叹“我困遭逢数亦怪”，“途穷只觉风波险”；一则表示“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以之排遣“无聊”，寄托“孤愤”。大约经过七八年，至康熙十八年，《志异》大体已成，结集面世，同邑高珩为之作序。康熙二十八年（1689），作者《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诗云：“《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从康熙七年到十八年，前后恰十年左右。此后，仍陆续补充新作，如《水灾》《狐梦》

为康熙二十一年事,《上仙》为二十二年事,《水灾》附记平阳地震为三十四年事。现知集中最晚的两篇作品,是康熙四十六年的《夏雪》和《化男》,时作者已六十八岁。这当是作者对《志异》的最后定稿。作者《抄书成,适家送故袍至,作此寄诸儿》诗感喟其小说创作甘苦和成书之后的心绪云:“衣烦爱惜身为用,书到集成梦始安。生苦文章为障孽,老于橘柚识甘酸。”可知《聊斋》一书,确为作者毕生精力所萃之作。

小说版本较多。作者生前,即以抄本流传。现存有作者手稿本,五十年代初发现,残存半部,共二百三十七篇,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原作面貌。现在所见最早抄本,为康熙年间抄本,存四全册又两残册,共二百五十篇。较完整的抄本,有乾隆十六年(1751)张希杰铸雪斋抄本,凡十二类,存目四百八十八篇,实有文四百七十四篇,较原稿多一倍。与此同时,另有一种《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六十年代发现,亦存四百七十四篇。今存最早刻本,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凡十六卷,共四百三十一篇。篇目虽不完全,但重要篇章均已包括在内。文字的更定,亦有可取。此后一般通行本,都据此翻印。次年,又有王金范刻本刊行,凡十八卷,收文二百七十余篇,实为一分类选辑本,妄改处不少。此外,尚有绘图本、精选本、注解本和评点本多种。其中,注解者以吕湛恩、何垠两家,评点者以王士禛、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诸家,较为有名。六十年代初,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编定为十二卷,共四百九十一篇,连同附录九篇,采录宏富,是目前较为完备的一种本子。

《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非常广泛。据作者《自志》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笺,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其孙蒲立德《聊斋志异跋》亦云:“而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由此可知,小说素材来源,除章首交代的从南来北往的路人那里听说的以外,大致有三:一是采撷或借鉴前人的小说和笔记。朱一玄所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之“本事编”,辑录有《聊斋》中一百三十九篇作品的“本事”二百五十九则。如《续黄粱》源于唐人传奇《枕中记》,《莲花公主》源于《南柯太守传》,《阿秀》源于六朝志怪《幽明录》之“买粉儿”等。其中不少作品虽有模拟痕迹,但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和生活经验,翻新出奇,充实了故事内容,赋予其新的涵义。二是友人所提供和寄赠。如《莲香》篇末说明:“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于旅舍。有刘子敬,其中表亲,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余言,得卒读。此其崖略耳。”此外,《张诚》《狐梦》《巧娘》《江城》《山魃》《狐联》等,开篇或结尾都交待了故事来源。三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或见闻。如《地震》《上仙》《水灾》等所记,均为作者亲身经历;《偷桃》所写是其“童时赴郡试,值春节”之所见。其中尚有许多故事,如《林四娘》《五羖大夫》《妾击贼》《小猎犬》《大力将军》《邵土梅》《张贡士》等,或为当时广泛流行的事实或传闻,故和他人记载相同。当然,集中更多的作品,尤其是那些爱情题材的名篇,多为作者虚构创造,并无“本事”可考。

第二节 《聊斋志异》的思想意蕴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其中传奇数量较多。作者自称，此书乃寄托“孤愤”之作，其《自志》云：“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余集《聊斋志异序》也说他“平生奇气，无所宣洩，悉寄之于书”，所以“是书之恍惚幻妄，光怪陆离，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閭侘傺之思，寓化人解脱之意欤？”作者的忘年交朱绂，对此更作了深入阐释。蒲立德《书聊斋志异朱刻卷后》引述其语云：“夫屈平无所诉其忠，而托之《离骚》《天问》；蒙庄无所话其道，而托之《逍遥游》；史迁无所抒其愤，而托之《货殖》《游侠》；昌黎无所摅其隐，而托之《毛颖》《石鼎联句》，是其为文皆涉于荒怪，僻而不典，或诙谐绝特而不经，甚切不免于流俗琐细，嘲笑姍侮而非其正，而不知其所托者如是，而其所以托者，则固别有在也。”这段话，比较准确地揭示了蒲松龄如屈原、司马迁那样“发愤”著书的创作心态，和《聊斋》以“鬼狐史”寄托“磊块愁”的深刻寓意。联系作品看，这种“孤愤”和“隐愁”，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满社会现实，以抒写其愤激情怀，消释磊块；二是肯定自我，幻想美好人生，以表达其生活理想。这正是《聊斋志异》高于时人“谈虚无胜于言时事”的其他作品的地方。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暴露现实社会政治黑暗，同情人民反抗斗争。蒲松龄长期乡居，并一度充当幕僚，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对当时吏治的腐败、官吏的贪残、豪强的横暴、民间的疾苦，都有较深刻的感性认识；并把这些认识体现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使这部分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成为小说中最有思想价值的部分。

首先，不少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官场的黑暗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如《促织》，便是一篇刺世疾邪之作。故事当系据明人王世贞《四朝丛记》、吕毖《明小史》等所记史料敷衍而成。它写明宣德间，因“宫中尚促织之戏”，每年向民间征收，各级官吏“借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老实的成名，屡被追比，惨受杖责，忧闷欲死。后因儿子魂魄化为一头善斗的蟋蟀，乃得以献纳交差，并受重赏，遂成富室。小说虽写明事，实有现实的影子。它通过成名一家为捉一头蟋蟀“以塞官责”而经历的种种离合悲欢，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和徭役科敛的惨酷。所以但明伦评曰：“但论其事，不必求其时代可也。”现录全文如下：

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昂其直，居为奇货。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不终岁，薄产累尽。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而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觅，冀有万一之得。”

成然之。早出暮归，提竹筒铜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迄无济；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

时村中来一驼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资诣问。见红女白婆，填塞门户。入其舍，则密室垂帘，帘外设香几。问者熏香于鼎，再拜。巫从旁望空代祝，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各各竦立以听。少间，帘内掷一纸出，即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成妻纳钱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顷，帘动，片纸抛落。拾视之，非字而画：中绘殿阁，类兰若；后小山下，怪石乱卧、针针丛棘，青麻头伏焉；旁一蟆，若将跳舞。展玩不可晓。然睹促织，隐中胸怀。捋藏之，归以示成。成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真逼似。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搜未已，一癞头蟆猝然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拔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搃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壁不啻也。土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

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骂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出。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惓然。喜置榻上，半夜复甦。夫妻心稍慰。但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亦不敢复究儿。自昏达曙，目不交睫。

东曦既驾，僵卧长愁。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视之，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急趁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徬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衿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规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日与子弟角，无不胜。欲居之以为利，而高其值，亦无售者。径造庐访成。视成所蓄，掩口胡卢而笑。因出己虫，纳比笼中。成视之，庞然修伟，自增惭怍，不敢与较。少年固强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纳斗盆。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鬃毛，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龇敌颌。少年大骇，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鸡瞥来，径进以啄。成骇立愕呼。幸



《聊斋志异·促织》

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成益惊喜，掇置笼中。

翼日进宰。宰见其小，怒诃成。成述其异，宰不信。试与他虫斗，虫尽靡；又试之鸡，果如成言。乃赏成。献诸抚军。抚军大悦，以金笼进上，细疏其能。既入宫中，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挾、青丝额……一切异

状，遍试之，无出其右者。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纓。抚军不忘所自；无何，宰以“卓异”闻。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由此以善养虫名，屡得抚军殊宠。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躐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又如《续黄粱》，乃由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焦湖庙祝”、唐人沈既济《枕中记》等演化而来，不同的是，本文突出描述了梦中宰相曾孝廉这一形象，比之商人汤林、书生卢生，更具典型意义。作品铺叙他梦中为相后，在皇帝“优容”下，擅权弄势，无恶不作，“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状”；“荼毒人民，奴隶官府，虐从所临，野无青草”；“声色狗马，昼夜荒淫，国计民生，罔存念虑”。故事抨击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明写梦境，实寓世情。以下是《续黄粱》一文。

福建曾孝廉，高捷南官时，与二三新贵，遨游郊郭。偶闻毗卢禅院，寓一星者，因并骑往诣问卜。入揖而坐。星者见其意气，稍佞谀之。曾摇箠微笑，便问：“有蟒玉分否？”星者正容许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悦，气益高。值小雨，乃与游侣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团上，淹蹇不为礼。众一举手，登榻自话，群以宰相相贺。曾心气殊高，指同游曰：“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作南抚，家中表为参、游，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一坐大笑。

俄闻门外雨益倾注，曾倦伏榻间。忽见有二中使，赍天子手诏，召曾太师决国计。曾有意，疾趋入朝。天子前席，温语良久。命三品以下，听其黜陟。赐蟒玉名马。曾被服稽拜以出。入家，则非旧所居第，绘栋雕榱，穷极壮丽。自亦不解，何以遽至于此。然拈须微呼，则应诺雷动。俄而公卿赠海物，伛偻足恭者，叠出其门。六卿来，倒屣而迎；侍郎辈，揖与语；下此者，领之而已。晋抚馈女乐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为嫋嫋，为仙仙，二人尤蒙宠顾。科头休沐，日事声歌。一日，念微时尝得邑绅王子良周济，我今置身青云，渠尚蹉跎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旦一疏，荐为谏议，即奉俞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仆曾睚眦我，即传吕给谏及侍御陈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弹章交至，奉旨削职以去。恩怨了了，颇快心意。偶出郊衢，醉入适触鹵簿，即遣人缚付京尹，立毙杖下。接第连阡者，皆畏势献沃产。自此，富可埒国。无何而嫋嫋、仙仙，以次殂谢，朝夕遐想。忽忆曩年见东家女绝美，每思购充腰御，辄以绵薄违宿愿，今日幸可适志。乃使干仆数辈，强纳资于其家。俄顷，藤舆舁至，则较昔之望见时，尤艳绝也。自顾生平，于愿斯足。

又逾年，朝士窃窃，似有腹非之者。然各为立仗马；曾亦高情盛气，不以置怀。有龙图学士包上疏，其略曰：“窃以曾某，原一饮赌无赖，市井小人。一言之合，荣膺圣眷，父紫儿朱，恩宠为极。不思捐躯摩顶，以报万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发难数！朝廷名器，居为奇货，量缺肥瘠，为价重轻。因而公卿将士，尽奔走于门下，估计夤缘，俨如负贩，仰息望尘，不可算数。或有杰士贤臣，不肯阿附，轻则置之闲散，重则褫以编氓。甚且一臂不袒，辄连鹿马之奸；片语方干，远窜豺狼之地。朝士为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沴气冤氛，暗无天日！奴仆一到，则守、令承颜；书函一投，则司、院枉法。或有厮养之儿，瓜葛之亲，出则乘传，风行雷动。地方之供给稍迟，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人民，奴隶官府，扈从所临，野无青草。而某方炎炎赫赫，怙宠无悔。召对方承于阙下，萋菲辄进于君前；委蛇才退于自公，声歌已起于后苑。声色狗马，昼夜荒淫；国计民生，罔存念虑。世上宁有此宰相乎！内外骇讹，人情汹汹。若不急加斧钺之诛，势必酿成操、莽之祸。臣夙夜祇惧，不敢宁处，冒死列款，仰达宸听。伏祈断奸佞之头，籍贪冒之产，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虚谬，刀锯鼎镬，即加臣身。”云云。疏上，曾闻之，气魄悚骇，如饮冰水。幸而皇上优容，留中不发。又继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门墙、称假父者，亦反颜相向。奉旨籍家，充云南军。子任平阳太守，已差员前往提问。曾方闻旨惊惶，旋有武士数十人，带剑操戈，直抵内寝，褫其衣冠，与妻并系。俄见数夫运资于庭，金银钱钞以数百万，珠翠璫玉数百斛，幄幕帘榻之属，又数千事，以至儿襁女舄，遗坠庭阶。曾一一视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发娇啼，玉容无主。悲火烧心，含愤不敢言。俄楼阁仓库，并已封志。立叱曾出。监者牵罗曳而出。夫妻吞声就道，求一下驷劣车，少作代步，亦不得。十里外，妻足弱，欲倾跌，曾时以一手相攀引。又十余里，已亦困惫。欲见高山，直插霄汉，自忧不能登越，时挽妻相对泣。而监者矚目来窥，不容稍停驻。又顾斜日已坠，无可投止，不得已，参差蹙蹙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尽，泣坐路隅。曾亦憩止，任监者叱骂。忽闻百声齐噪，有群盗各操利刃，跳梁而前。监者大骇，逸去。曾长跪，言：“孤身远谪，囊中无长物。”哀求宥免。群盗裂眦宣言：“我辈皆被害冤民，只乞得佞贼头，他无索取。”曾叱怒曰：“我虽待罪，乃朝廷命官，贼子何敢尔！”贼亦怒，以巨斧挥曾项。觉头堕地作声，魂方骇疑，即有二鬼来，反接其手，驱之行。

行逾数刻，入一都会。顷之，睹宫殿；殿上一丑形王者，凭几决罪福。曾前，匍伏请命。王者阅卷，才数行，即震怒曰：“此欺君误国之罪，宜置油鼎！”万鬼群和，声如雷霆。即有巨鬼拽至墀下。见鼎高七尺已来，四围炽炭，鼎足尽赤。曾股膝哀啼，窜迹无路。鬼以左手抓发，右手握踝抛置鼎中。觉块然一身，随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彻于心；沸油入口，煎烹肺

腑。念欲速死，而万计不能得死。约食时，鬼方以巨叉取曾出，复伏堂下。王又检册籍，怒曰：“倚势凌人，合受刀山狱！”鬼复掉去。见一山，不甚广阔；而峻削壁立，利刃纵横，乱如密笋。先有数人臂肠刺腹于其上，呼号之声，惨绝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缩。鬼以毒锥刺脑，曾负痛乞怜。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掷。觉身在云霄之上，晕然一落，刃交于胸，痛苦不可言状。又移时，身躯重赘，刀孔渐阔；忽焉脱落，四支蜷屈。鬼又逐以见王。王命会计生平卖爵鬻名，枉法霸产，所得金钱几何。即有髻须人持筹握算，曰：“三百二十一万。”王曰：“彼既积来，还令饮去！”少间，取金钱堆阶上，如丘陵。渐入铁釜，熔以烈火。鬼使数辈，更以杓灌其口，流颐则皮肤臭裂，入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尽。王者令押去甘州为女。

行数步，见架上铁梁，围可数尺，绾一火轮，其大不知几百由旬，焰生五采，光耿云霄。鬼捉使登轮。方合眼跃登，则轮随足转，似觉倾坠，遍体生凉。开目自顾，身已婴儿，而又女也。视其父母，则愚鹑败絮。土室之中，瓢杓犹存。心知为乞人子。日随乞儿托钵，腹辘辘然常不得一饱。着败衣，风常刺骨。十四岁，鬻与顾秀才备媵妾，衣食粗足自给。而冢室悍甚，日以鞭笞从事，辄用赤铁烙胸乳。幸良人颇怜爱，稍自宽慰。东邻恶少年，忽逾墙来逼与私。乃自念前身恶孽，已被鬼责，今那得复尔。于是大声疾呼。良人与嫡妇尽起，恶少年始窜去。居无何，秀才宿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诉冤苦。忽震厉一声，室门大辟，有两贼持刀入，竟决秀才首，囊括衣物。团伏被底，不敢复作声。既而贼去，乃喊奔嫡室。嫡大惊，相与泣验。遂疑妾以奸夫杀良人，因以状白刺史。刺史严鞫，竟以酷刑诬服，依律凌迟处死。赍赴刑所，胸中冤气扼塞，距踊声屈，觉九幽十八狱，无此黑暗也。

正悲号间，闻游者呼曰：“兄梦魇耶？”豁然而寤，见老僧犹踟蹰座上。同侣竞相谓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惨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验否？”曾益惊异，拜而请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莲也。山僧何知焉。”曾胜气而来，不觉丧气而返。台阁之想，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终。

异史氏曰：“福善祸淫，天之常道。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是时方寸中，宫室妻妾，无所不有。然而梦固为妄，想亦非真。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

再如《王成》《云萝公主》等也描写了这方面的内容。书中更多的篇章，则揭露了官场的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和贪官污吏的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前者如《公孙夏》，写只要缴五千缗钱，就可以买得城隍官位，“以致冥贵”。《僧术》所写也是一行“冥贿”的故事，作者于篇末讽刺云：“岂冥中亦开捐纳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贡，犹昂贵耳。明经不第，何值一钱！”借写冥事，实际影射批判现实社会

中的开捐纳之科。描写官贪吏虐的作品，数量尤多。如《潞令》写潞城令宋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到任百日，便杖杀五十八人。《梅女》中的某典史为三百钱的贿赂，便诬人为奸，逼死人命。作者感叹云：“官卑者愈贪，其常情然乎？三百诬奸，夜气之桎亡尽矣。”再如《书痴》中的彭城邑宰史某，为了一睹别人妻子的容颜，竟利用职权，拘人下狱，桎械备加。《聂政》中的怀庆潞王，直入人家，强抢民妇，无人敢救。《伍秋月》则写了冥间皂役对平民的凌虐，篇末异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民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这表现了作者对蠹役的深恶痛绝。如《梅女》一篇就是这一主题的典型：

封云亭，太行人。偶至郡，昼卧寓屋。时年少丧偶，岑寂之下，颇有所思。凝视间，见墙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画。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动，亦不灭。异之。起视转真；再近之，俨然少女，容靥舌伸，索环秀领。惊顾未已，冉冉欲下。知为缢鬼，然以白昼壮胆，不大畏怯。语曰：“娘子如有奇冤，小生可以极力。”影居然下，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务浼君子。但泉下槁骸，舌不得缩，索不得除，求断屋梁而焚之，恩同山岳矣。”诺之，遂灭。呼主人来，问所见状。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为梅所执，送诣典史。典史受盗钱五百，诬其女与通，将拘审验。女闻自刭。后梅夫妻相继卒，宅归于余。客往往见怪异，而无术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计毁舍易楹，费不貲，故难之；封乃协力助作。

既就而复居之。梅女夜至，展谢已，喜气充溢，姿态嫣然。封爱悦之，欲与为欢。瞋然而惭曰：“阴惨之气，非但不为君利；若此之为，则生前之垢，西江不可濯矣。会合有时，今日尚未。”问：“何时？”但笑不言。封问：“饮乎？”答曰：“不饮。”封曰：“对佳人闷眼相看，亦复何味？”女曰：“妾生平戏技，惟谳打马。但两人寥落，夜深又苦无局。今长夜莫遣，聊与君为交线之戏。”封从之。促膝戟指，翻变良久；封迷乱不知所从；女辄口道而颐指之，愈出愈幻，不穷于术。封笑曰：“此闺房之绝技。”女曰：“此妾自悟，但有双线，即可成文，人自不之察耳。”更阑颇怠，强使就寝，曰：“我阴人不寐，请自休。妾少解按摩之术，愿尽技能，以侑清梦。”封从其请。女叠掌为之轻按，自顶及踵皆遍；手所经，骨若醉。既而握指细搐，如以团絮相触状，体畅舒不可言；搐至腰，口目皆慵；至股，则沉沉睡过矣。及醒，日已向巳，觉骨节轻和，殊于往日。心益爱慕，绕屋而呼之，并无响应。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徧？”曰：“鬼无所，要在地下。”问：“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见地，犹鱼不见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当破产购致之。”女笑曰：“无须破产。”戏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缠我。有浙娼爱卿者，新寓北邻，颇极风致。明夕，招与俱来，聊以自代，若何？”封允之。次夕，果与一少妇同至，年近三十已来，眉目流转，隐含荡意。三人狎坐，打马为戏。局终，女起曰：“嘉会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飘然已逝。两人登榻，于飞甚乐。诘其家世，则

含糊不以尽道，但曰：“郎如爱妾，当以指弹北壁，微呼曰‘壶卢子’，即至。三呼不应，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晓，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来。封问爱卿。女曰：“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来。”因而剪烛共话。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启而辄止；固诘之，终不肯言，唏嘘而已。封强与作戏，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频来，笑声彻宵旦，因而城社悉闻。

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仆被黜。继娶顾氏，深相爱好；期月夭殂，心甚悼之。闻封有灵鬼，欲以问冥世之缘，遂跨马造封。封初不肯承，某力求不已。封设筵与坐，诺为招鬼妓。日及曛，叩壁而呼，三声未已，爱卿即入。举头见客，色变欲走。封以身横阻之。某审视，大怒，投以巨碗，溘然而灭。封大惊，不解其故，方将致诘。俄暗室中一老姬出，大骂曰：“贪鄙贼！坏我家钱树子！三十贯索要偿也！”以杖击某，中颊。某抱首而哀曰：“此顾氏，我妻也。少年而殒，方切哀痛；不图为鬼不贞。于姥乎何与？”姬怒曰：“汝本浙江一无赖贼，实得条乌角带，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而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愿以爱媳入青楼，代汝偿贪债，不知耶？”言已，又击。某宛转哀鸣。方惊诧无从解救，旋见梅女自房中出，张目吐舌，颜色变异，近以长簪刺其耳。封惊极，以身悼客。女愤不已。封劝曰：“某即有罪，倘死于寓所，则咎在小生。请少存投鼠之忌。”女乃曳姬曰：“暂假馀息，为我顾封郎也。”某张皇鼠窜而去。至署，患脑痛，中夜遂毙。

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恶气出矣！”问：“何仇怨？”女曰：“曩已言之：受贿诬奸。啣恨已久，每欲浼君，一为昭雪。自愧无纤毫之德，故将言而辄止。适闻纷拏，窃以伺听，不意其仇人也。”封讶曰：“此即诬卿者耶？”曰：“彼典史于此，十有八年；妾冤歿十六寒暑矣。”问：“姬为谁？”曰：“老嫗也。”又问爱卿，曰：“卧病耳。”因慨然曰：“妾昔谓会合有期，今真不远矣。君尝愿破家相赎，犹记否？”封曰：“今日犹此心也。”女曰：“实告君：妾歿曰，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故迁延于是。请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氏求婚，计必允谐。”封虑势分悬殊，恐将不遂。女曰：“但去无忧。”封从其言。女嘱曰：“途中慎勿相唤；待合卺之夕，以囊挂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封诺之。才启囊，女跳身已入。

携至延安，访之，果有展孝廉，生一女，貌极端好；但病痴，又常以舌出唇外，类犬喘日。年十六岁，无问名者。父母忧念成瘁。封到门投刺，具通族阍。既退，托媒。展喜，赘封于家。女痴绝，不知为礼，使两婢扶曳归所。群婢既去，女解衿露乳，对封憨笑。封覆囊呼之。女停眸审顾，似有疑思。封笑曰：“卿不识小生耶？”举之囊而示之。女乃悟，急掩衿，喜共燕笑。诘旦，封入谒岳。展慰之曰：“痴女无知，既承青眷，君倘有意，家中慧婢不乏，仆不靳相赠。”封力辨其不痴。展疑之。无何，女至，举止皆佳，因大惊异。女但掩口微笑。展细诘之，女进退而惭于言；封为略述梗概。展